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格律異文及異義試析

何文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蘇軾〈念奴嬌〉赤壁詞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但有關這首詞的格律和異文，問題也特別多。筆者近年頗致力探討這些問題。¹現紀錄探討所得，以作負暄之獻。

格律

把整首〈念奴嬌〉赤壁詞分句的，坊間所存載籍，最早見於明朝荆聚校刊本《增修箋註妙選群英草堂詩餘》。該書所選詞作都經圈點。〈後集·卷上〉載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錄之如下：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²

清初，《詞律》和《詞譜》也都為赤壁詞分句。

萬樹《詞律》成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卷十六載赤壁詞，錄之如下：

大江東去（句）浪淘盡（豆）千古風流人物（韻）故壘西邊人道是（句）三國周郎赤壁（叶）亂石穿空（句）驚濤拍岸（句）捲起千堆雪（叶）江山如畫（句）一時多少豪傑（叶）遙想公瑾當年（句）小喬初嫁了（句）雄姿英發（叶）羽扇綸巾談笑處（句）檣櫓灰飛煙滅（叶）故國神遊（句）多情應笑（句）我早生華髮（叶）人生如夢（句）一樽還酹江月（叶）³

¹ 見〈蘇軾《念奴嬌》赤壁詞正格〉和〈再論《念奴嬌》赤壁詞正格並答時賢〉二文，載黃坤堯、朱國藩（編）：《大江東去——蘇軾〈念奴嬌〉正格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2年），頁1-18，71-83。

² 見《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本集，頁66。本集扉葉署「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杭州葉氏藏明本」，後集卷下原署「安肅荆聚校刊」。

³ 萬樹：《詞律》（香港：中華書局，1978年），頁772。

王奕清等《詞譜》成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卷二十八載赤壁詞，錄之如下：

大江東去(句)浪淘盡(句)千古風流人物(韻)故壘西邊(句)人道是(讀)
三國周郎赤壁(韻)亂石穿空(句)驚濤拍岸(句)捲起千堆雪(韻)江山如畫
(句)一時多少豪傑(韻)遙想公瑾當年(句)小喬初嫁了(句)雄姿英發
(韻)羽扇綸巾(句)談笑處(讀)檣櫓灰飛煙滅(韻)故國神遊(句)多情應
笑我(句)早生華髮(韻)人間如寄(句)一尊還酹江月(韻)⁴

《詞譜》分句和前兩書最不同的，是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九字作上五下四。從格律和修辭方面看，這樣斷句是大有問題的。這一點稍後會詳細討論。至於上闕「故壘」至「赤壁」十三字以及下闕「羽扇」至「煙滅」十三字，作七六句法、作四三六句法，還是作四九句法，對格律應該沒有影響。如作七六句法，七字句的第四字後，一般也可以停頓；如作四九句法，九字句的第三字後自然也可以停頓。兩種斷句方法，聽者都能會意。此外，下闕有一個重要的異文，就是「談笑處」的「處」字。歷來總集、別集，都作「間」，但「間」字平聲，與上闕屬仄聲的「是」字不相應。顯然「處」字在格律和意義上都較「間」字好，只是不知何所本。

說到相應，這裏不妨以赤壁詞為例，表解北宋初期〈念奴嬌〉一詞的格律，以見上下闕相應之處：

上闕	大江……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 仄仄平平平仄仄
下闕	遙想……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 (換頭) 仄仄平平平仄仄
上闕	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 平仄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平仄仄仄
下闕	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 平仄平平平仄 仄仄平平 平仄仄仄
上闕	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仄仄平平仄 平仄平仄 仄仄平仄平仄
下闕	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仄仄平平仄 平仄平仄 仄仄平仄平仄

然而赤壁詞分句的問題尙不止此。清朱彝尊《詞綜》(康熙十七年[1678]刊行)卷六云：「至於『小喬初嫁』，宜句絕，『了』字屬下句乃合。」⁵細審文理，「小喬初

⁴ 王奕清：《詞譜》(北京：中國書店，1979年)，卷二十八，頁8a-b。

⁵ 朱彝尊：《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18。

嫁，了雄姿英發」確是較「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為佳。平仄方面，還有「浪淘盡」的「盡」字，也甚有商榷餘地。因為北宋初期的〈念奴嬌〉詞在「盡」字的位置上都不作仄聲。據南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八所記，當時有黃庭堅手鈔東坡赤壁詞，此處則作「浪聲沈」。⁶看來，這一點很值得參考。這些資料稍後會詳細討論。

筆者現在根據研究所得，試先擬出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詞的分句和用字如下：

大江東去。浪聲沈、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現略述梗概於後：

（一）大江東去。浪聲沈、千古風流人物△

「浪聲沈」，南宋諸本俱作「浪淘盡」。「浪淘盡」意義雖佳，但是「盡」字仄聲，而北宋初期仄韻〈念奴嬌〉諸製此處皆用平聲。相傳也是東坡作品的〈念奴嬌〉中秋詞，這裏也用平聲「空」字。南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條云：

向巨源云：「元不伐家有魯直〔黃庭堅〕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沈』，『周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⁷

洪邁是宋高宗紹興年間進士。據此可知，南渡前後，赤壁詞一般版本是用「浪淘盡」的。山谷與東坡同時，所用詞調應無異致。山谷手書東坡〈念奴嬌〉，誤字容或有之，但應不致誤平仄。所以「浪聲沈」必有所本。至於「浪淘盡」，朗誦則唇吻流易，合樂後是否諧協便不得而知了。另外一個可能性是東坡詞既有「浪淘盡」，也有「浪聲沈」兩個稿本。南宋李綱就有兩首〈念奴嬌〉的第二句第三字作仄聲。不過，現存與東坡同時的北宋諸賢的〈念奴嬌〉第二句第三字卻都作平聲。所以我們不妨認為「浪聲沈」在平仄上合乎正格。觀乎北宋的〈念奴嬌〉詞第二句都用一個不屬名詞的字領起，唯獨赤壁詞用名詞「浪」字，這也是異乎尋常的。「浪聲沈」且是二一讀法，更不尋常。所謂「曲子中縛不住」者，⁸不知是否指這種下字法。

⁶ 洪邁：《容齋續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317。

⁷ 同上注。

⁸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引晁无咎（補之）云：「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辭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頁83。

爲了展現仄韻〈念奴嬌〉平仄句讀的沿革，筆者做了幾個表。〈表一〉列舉唐圭璋《全宋詞》所載仄韻〈念奴嬌〉諸製首二句，至李清照止（各表分句並不全依《全宋詞》），並補孔凡禮《〈全宋詞〉補輯》一首。世謂李清照精於音律，所以用她來殿後。所列各詞，只趙鼎臣一首、朱敦儒一首和李綱兩首的第二句第三字作仄聲。值得注意的是，朱製有一首的第二句第五字竟作平聲，「歷徧人間」與同句的「諳知物外」似對非對。比照朱氏其餘七首〈念奴嬌〉的第二句第三字都作平聲而第五字都作仄聲來看，「歷徧人間」恐是「人間歷徧」之訛。如此，則第二句第三字作仄聲的，就只有趙、李二人了。我們也可以因此推斷〈念奴嬌〉第二句第三字並非最吃緊之處，是以應平而仄，仍能唱得出來。

表一

沈 唐	杏花過雨。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
蘇 軾	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迹△
黃庭堅	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
仲 殊	水楓葉下。乍湖光清淺、涼生商素△
前 人	故園避暑。愛繁陰翳日、流霞供酌△
周邦彥	醉魂乍醒。聽一聲啼鳥、幽齋岑寂△
趙鼎臣	舊游何處。記金湯形勝、蓬瀛佳麗△
前 人	嫦娥伴侶。降人世、天與長生仙籙△
謝 邁	綠雲影裡。把明霞、織就千重文繡△
米友仁	九秋氣爽。正溪山雨過、茅檐清暇△
前 人	闌干倚處。戲裁成、彭澤當年奇語△
曾 紆	片帆暮落。正前村梅蕊、愁人如雪△
前 人	江城春晚。正海棠臨水、嫣然幽獨△
徐 俯	素光練靜。照青山隱隱、修眉橫綠△
葉夢得	雲峯橫起。障吳關三面、真成尤物△ ⁹
李 光	榕林葉暗。見一枝獨放、霜華爭白△
劉一止	江邊故國。望南雲縹緲、連山脩木△
前 人	故山秋晚。歎蕭蕭華髮、霜林同色△
前 人	燕臺暮集。對秋容淒緊、松陰冪冪△
前 人	水煙收盡。望汀蘋千頃。銀光如冪△
前 人	小舟漂兀。犯溪煙、深入無窮寒碧△
田 爲	嫩冰未白。被霜風換卻、滿院秋色△ ¹⁰

⁹ 葉詞次東坡韻。

¹⁰ 「滿院」疑當是「滿園」。

表一(續)

王庭珪	少年時節。見皇州燈火、衣冠朝市△
朱敦儒	見梅驚笑。問經年、何處收香藏白△
前 人	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
前 人	晚涼可愛。是黃昏人靜、風生蘋葉△
前 人	老來可喜。是歷偏人間、諳知物外△
前 人	素秋天氣。是登山臨水、昔人悲處△
前 人	臘回春近。正日添宮線、香傳梅驛△
前 人	放船縱櫂。趁吳江風露、平分秋色△
前 人	別離情緒。奈一番好景、一番悲感△
邵 博	天然瀟灑。盡人間、無物堪齊標格△
宋徽宗	雅懷素態。向閒中、天與風流標格△
李 綱	茂陵仙客。算真是、天與雄才宏略△
前 人	晚唐姑息。有多少、方鎮飛揚跋扈△
前 人	暮雲四卷。淡星河、天影茫茫垂碧△
張 綱	論思厭久。動尊鱸清興、輕辭丹極△
李清照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 ¹¹

¹¹ 〈表一〉所列各詞根據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及孔凡禮(輯)：《全宋詞補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出處如下：沈唐「杏花過雨」，《全宋詞》，頁171；蘇軾「憑高眺遠」，《全宋詞》，頁330；黃庭堅「斷虹霽雨」，《全宋詞》，頁385；仲殊「水楓葉下」，《全宋詞》，頁547；仲殊「故園避暑」，《全宋詞》，頁551；周邦彥「醉魂乍醒」，《全宋詞》，頁619；趙鼎臣「舊游何處」，《全宋詞》，頁702；趙鼎臣「嫦娥伴侶」，《全宋詞補輯》，頁15(蒙林玫儀博士提點補上)；謝適「綠雲影裡」，《全宋詞》，頁705；米友仁「九秋氣爽」，《全宋詞》，頁729；米友仁「闌干倚處」，《全宋詞》，頁730；曾紆「片帆暮落」，《全宋詞》，頁731；曾紆「江城春晚」，《全宋詞》，頁732；徐俯「素光練靜」，《全宋詞》，頁742；葉夢得「雲峯橫起」，《全宋詞》，頁768；李光「榕林葉暗」，《全宋詞》，頁786；劉一止「江邊故國」，《全宋詞》，頁793；劉一止「故山秋晚」，《全宋詞》，頁793；劉一止「燕臺暮集」，《全宋詞》，頁793；劉一止「水煙收盡」，《全宋詞》，頁793；劉一止「小舟漂兀」，《全宋詞》，頁798；田為「嫩冰未白」，《全宋詞》，頁813；王庭珪「少年時節」，《全宋詞》，頁818；朱敦儒「見梅驚笑」，《全宋詞》，頁835；朱敦儒「插天翠柳」，《全宋詞》，頁835；朱敦儒「晚涼可愛」，《全宋詞》，頁835；朱敦儒「老來可喜」，《全宋詞》，頁835；朱敦儒「素秋天氣」，《全宋詞》，頁835；朱敦儒「臘回春近」，《全宋詞》，頁835；朱敦儒「放船縱櫂」，《全宋詞》，頁835；朱敦儒「別離情緒」，《全宋詞》，頁869；邵博「天然瀟灑」，《全宋詞》，頁896；宋徽宗「雅懷素態」，《全宋詞》，頁896；李綱「茂陵仙客」，《全宋詞》，頁900；李綱「晚唐姑息」，《全宋詞》，頁900；李綱「暮雲四卷」，《全宋詞》，頁902；張綱「論思厭久」，《全宋詞》，頁919；李清照「蕭條庭院」，《全宋詞》，頁931。

(二)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上闕)
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下闕)

北宋諸仄韻〈念奴嬌〉詞上片第三、四句與下片第四、五句相應。上片第三句和下片第四句立格是「仄仄平平平仄仄」，所以把「談笑處」(平仄仄)作「談笑間」(平仄平)，便平仄不合。《詞律》和《詞譜》都沒有這個錯誤，但不知何所據。「處」誤作「間」，南宋已見，胡仔(音「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一和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都作「談笑間」，¹²可見錯誤由來已久。因為洪容齋並未提及黃魯直手書本作「處」還是「間」，現在恐怕也無從考證了。用「處」字，即謂諸葛武侯羽扇綸巾談笑之處，乃曹公樓船檣櫓灰飛煙滅之地。至於東坡〈念奴嬌〉中秋詞，「換頭」後則是「桂魄飛來光射處」，¹³平仄甚合。

〈表二〉列舉《全宋詞》所載仄韻〈念奴嬌〉諸製有關詞句，至李清照止，以見各詞上片第三、四句與下片第四、五句相應，下片第四句皆收仄聲。看來，「談笑間」的「間」字的確是大有問題的。

表二

沈 唐	流水飄香人漸遠。難託春心脈脈△ 燕語千般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
蘇 軾	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碧△ 起舞徘徊風露下。今夕不知何夕△
黃庭堅	桂影扶疏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 共倒金荷家萬里。難得尊前相屬△
仲 殊	西帝宸遊羅翠蓋。擁出三千宮女△ 雪豔冰肌羞淡泊。偷把胭脂勻注△
前 人	竹影篩金泉漱玉。紅映薇花簾箔△ 佩結蘭英凝念久。言語精神依約△
周邦彥	淡日朦朧初破曉。滿眼嬌晴天色△ 荏苒時光因慣卻。覓雨尋雲蹤跡△
趙鼎臣	淥水芙蓉元帥與。賓僚風流濟濟△ 要識當時惟是有。明月曾陪珠履△

¹²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231。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四部叢刊初編縮本》)，頁18。

¹³ 近人或以中秋詞不載於元延祐本，可能是贗作。見黃繼持：〈東坡赤壁詞的句讀問題〉，《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年刊》(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會，1960年)，頁67-72。按中秋詞是贗作與否，對商訂赤壁詞格律並無大影響。

表二(續)

前 人	五色雲開浮瑞靄。中有西真眉目△ 子子孫孫同上壽。有箇人人同祝△
謝 邁	紫膩紅嬌扶不起。好是未開時候△ 小語輕憐花總見。爭得似花長久△
米友仁	籬菊妍英知是爲。佳節重陽開也△ 端使晴霄風露冷。雲捲煙收平野△
前 人	三徑荒涼懷舊里。我欲扁舟歸去△ 流水涓涓千澗上。雲繞奇峯無數△
曾 紆	東陌西溪長記得。疏影橫斜時節△ 料想臨鸞消瘦損。時把啼紅偷泫△
前 人	秀色天姿真富貴。何必金盤華屋△ 笑出疏籬端可厭。桃李漫山粗俗△
徐 俯	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 對影三人聊痛飲。一洗閒愁千斛△
葉夢得	倒捲回潮目盡處。秋水黏天無壁△ 萬里雲屯瓜步晚。落日旌旗明滅△
李 光	寫我精神惟賴有。瀟灑西湖詞客△ 抱蕊窺叢驚睡覺。窗影橫斜和月△
劉一止	遠憶淵明束帶見。鄉里兒曹何辱△ 夢繞籬邊猶眷戀。滿把清尊餘馥△
前 人	崖谷題詩追舊賞。往往蒼苔綠壁△ 小研蠻牋驚秀句。天巧何曾雕刻△
前 人	徙倚闌邊臨翠壑。千頃風煙橫出△ 我輩情鍾端未愧。昔日蘭亭陳迹△
前 人	霜鏡無痕清夜久。惟有驚魚跳出△ 聚散難常空悵望。萍梗飄流蹤迹△
前 人	路繞蓮塘渾亂眼。千頃朱朱白白△ 製錦才雄應未怕。百里文書堆積△
田 爲	小閣深沈圍坐促。初擁紅爐宜窄△ 睡起微醒衣袖重。不管腰支猶索△
王庭珪	天漢橋邊瞻鳳輦。簾幕千家垂地△ 更值端門新又起。樓闕千兵嚴衛△
朱敦儒	似語如愁卻問我。何苦紅塵久客△ 豈是無情知受了。多少淒涼風月△
前 人	照我藤牀涼似水。飛入瑤臺瓊闕△ 打碎珊瑚爭似看。仙桂扶疏橫絕△

表二(續)

前 人	誰做秋聲穿細柳。初聽寒蟬凄切△ 可惜良宵人不見。角枕蘭衾虛設△
前 人	看透虛空將恨海。愁山一時按碎△ ¹⁴ 也不蘄仙不佞佛。不學棲棲孔子△
前 人	我遇清時無箇事。好約鶯遷鴻鵠△ 恨不同遊指浩渺。玉宇瓊樓相付△
前 人	玉律冰壺此際顯。天與奇才英識△ 邂逅初心得計處。伊水鷗閒波碧△
前 人	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蕭蕭楓葉△ 瑩澈乾坤全放出。疊玉層冰宮闕△
前 人	燕語鶯啼人乍遠。還是他鄉寒食△ 除卻清風并皓月。脈脈此情誰識△
邵 博	只與姮娥爲伴侶。方顯一家顏色△ 今日天涯憑馬上。忽見輕盈冰魄△
宋徽宗	綠鎖窗前湘簾展。終日風清人寂△ 妙算神機須信道。國手都無勅敵△
李 綱	獵取天驕馳衛霍。如使鷹鷂驅雀△ 親總貔貅談笑看。黠虜心驚膽落△
前 人	淮蔡雄藩聯四郡。千里公然旅拒△ 往督全師威令使。擒賊功名歸愬△
前 人	皓月浮空人盡道。端的清圓如璧△ 誤縛簪纓遭世故。空有當時胸臆△
張 綱	佩玉腰金歸故里。光照湖山秋色△ 春在壺中真自有。一境珠宮仙掖△
李清照	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 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 ¹⁵

(三)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上闕)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下闕)

北宋諸仄韻〈念奴嬌〉詞上片第五、六、七句與下片第六、七、八句相應，立格是「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詞譜》以「我」字屬「多情」句，作「多情應笑

¹⁴ 此十三字語氣在第四字斷，餘九字一氣直落。

¹⁵ 上列各詞出處見注11。

我」，誤甚。《容齋續筆》指出黃魯直手書東坡詞作「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如此，「是」字後便非斷句不可，這肯定是四五句法了。唐圭璋《全宋詞》雖偶爾「隨讀隨分，任意斷句」，¹⁶惟所錄赤壁詞，卻在「應笑」之後斷句，¹⁷並沒有隨波逐流。

案「多情應笑」即自謂「多情如此，直應哂笑」，與「故國神遊」對偶。上闕「驚濤拍岸」也與「亂石穿空」對偶。上下闕各用對句互相呼應，當是蘇軾刻意所為。《詞譜》不察，於是有這種錯誤的分句；後人不察，才會仍《詞譜》之誤。以「我」字起句，語法上並無問題，蘇軾〈臨江仙〉的「我亦是行人」¹⁸便是一個例子。

〈表三〉列舉《全宋詞》所載仄韻〈念奴嬌〉諸製有關詞句，至李清照止，以見上片第五、六、七句與下片第六、七、八句平仄句讀皆相應，因信「我早生華髮」之不誣也。

表三

沈 唐	恨別王孫。牆陰日斷。手把青梅摘△ 厚約深盟。除非重見。見了方端的△
蘇 軾	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 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
黃庭堅	萬里青天。姮娥何處。駕此一輪玉△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
仲 殊	絳綵嬌春。鉛華掩畫。占斷鴛鴦浦△ 媚臉籠霞。芳心泣露。不肯爲雲雨△
前 人	素質生風。香肌無汗。繡扇長閒卻△ 燕別雕梁。鴻歸紫塞。音信憑誰託△
周邦彥	最惜香梅。凌寒偷綻。漏泄春消息△ 奈有離情。瑤臺月下。回首頻思憶△ ¹⁹
趙鼎臣	萬柳庭邊。雅歌堂上。醉倒春風裡△ 量減盃中。雪添頭上。甚矣吾衰矣△
前 人	賢德家風。豔容天賦。占盡人間福△ 兩鬢春風。一釵香霧。長與瑤池綠△
謝 邁	半怯新寒。半宜晴色。養得胭脂透△ 醉淺休歸。夜深同睡。明月還相守△

¹⁶ 萬樹語，見《詞律·發凡》，頁21。

¹⁷ 《全宋詞》，頁282。

¹⁸ 同上注，頁286。

¹⁹ 「離情」，《全宋詞》作「離拆」，現據《御選歷代詩餘》（《四庫全書珍本十集》，卷六十七，頁3b）改。

表三(續)

米友仁	色妙香殊。勻浮甌面。俗狀卑金罍△ 向晚嬋娟。半輪斜照。想見成清夜△
前 人	鳥倦知還。寓形宇內。今已年如許△ 窈窕經丘。風清月瞭。時看煙中雨△
曾 紆	六出冰姿。玉人微步。笑裡輕輕折△ 怎得伊來。許多幽恨。共撚青梢說△
前 人	月下無人。雨中有淚。絕豔仍清淑△ 銜子飛來。鴻鵠何在。千里移西蜀△ ²⁰
徐 俯	萬丈輝光。奔雲湧霧。飛過盧鴻屋△ 斗轉參移。翻然歸去。萬里騎黃鵠△
葉夢得	綠鬢人歸。如今雖在。空有千莖雪△ 鼓吹風高。畫船遙想。一笑吞窮髮△
李 光	玉骨清羸。冰容冷落。似恨關山隔△ 謝館池邊。松風亭下。忍使香消歇△
劉一止	世味熏人。折腰從事。俯仰何時足△ 援筆洪都。如君英妙。滿座方傾屬△
前 人	二士權奇。一翁衰病。努力攀筇屐△ 倚馬雄才。凌雲逸氣。路覺丹霄直△
前 人	坐待冰輪。天空雲散。一色如蒼壁△ 坐上何人。驪歌淒斷。語別還應惜△
前 人	月在杯中。我疑天賜。勸飲仍如璧△ 明月明年。此身此夜。知與誰同惜△
前 人	聞說高情。尋盟鷗鷺。愛此風標客△ 吏散庭空。舉觴邀月。飲興何妨劇△
田 為	簾密收香。窗明遲夜。硯冷凝新滴△ 旋暖銀簧。時添酥字。筍玉寒無力△
王庭珪	人似神仙。身遊佛國。謫墮紅塵裡△ 朝野多歡。邊庭初靜。歌舞方騰沸△
朱敦儒	觀裡栽桃。仙家種杏。到處成疏隔△ 寄驛人遙。和羹心在。忍使芳塵歇△
前 人	霧冷笙簫。風輕環佩。玉鎖無人掣△ 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蕭蕭髮△

²⁰ 「鵠」或是入聲作平，見戈載《詞林正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四部，頁108。

表三(續)

前 人	旋采芙蓉。重熏沈水。暗裡香交徹△ 宛轉無眠。起來閒步。露草時明滅△
前 人	免被花迷。不為酒困。到處惺惺地△ 懶共賢爭。從教他笑。如此只如此△
前 人	旋整蘭舟。多攜芳醞。笑裡輕帆舉△ 桂子收香。蟾輝采露。暫輟尊前舞△
前 人	貫日孤忠。凌雲獨志。曾展回天力△ 但恐天教。經綸緣在。未遂紫煙客△
前 人	萬頃琉璃。一輪金鑑。與我成三客△ 洗盡凡心。相忘塵世。夢想都銷歇△
前 人	桃李無言。不堪攀折。總是風流客△ 料得文君。重簾不卷。且等閒消息△
邵 博	好是多情。一年一度。首作東君客△ 恰似當年。溫柔鄉裡。曉看新妝額△
宋徽宗	玉子聲乾。紋楸色淨。星點連還直△ 玳席歡餘。芸堂香暖。贏得專良夕△
李 綱	鏖戰皋蘭。犁庭龍碛。飲至行勛爵△ 寄語單于。兩君相見。何苦逃沙漠△
前 人	同惡相資。潛傷宰輔。誰敢分明語△ 半夜銜枚。滿城深雪。忽已亡懸瓠△
前 人	丹桂扶疏。銀蟾依約。千古佳今夕△ 冉冉流年。春鴻秋燕。來往終何益△
張 綱	八座儀刑。九重尊寵。才大今詞伯△ 譚塵揮風。罰籌如蝟。數困尊前客△
李清照	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遊春意△ ²¹

(四)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這是下片「換頭」處，因此與上片「大江東去，浪聲沈，千古風流人物」平仄句讀俱不相應。現存北宋初仄韻〈念奴嬌〉，換頭處三句俱作六四五句法；自北宋末開始有六五四句法。筆者推想，這三句作六四五或六五四句法，都不應影響合樂。至於六五四句法

²¹ 上列各詞出處見注11。

是不是由誤讀東坡詞所致，則很難說。然而東坡換頭處作「小喬初嫁」，還是「小喬初嫁了」，意義卻有很大分別。所以我們要從語意上作出取捨。

「嫁了」、「婚嫁了」等詞，在唐宋時期似乎有一個特殊意義，就是指子女的婚事完畢。現舉例如下：

(1)唐白居易〈逸老〉五古：「我初五十八，息老雖非早。一閑十三年，所得亦不少。況加祿仕後，衣食常溫飽。又從風疾來〔案：即「又自從患風疾以來」〕，女嫁男婚了。胸中一無事，浩氣凝襟袍。」²²這裏「女嫁男婚了」意即子女婚事完畢，故胸中無牽掛之事。

(2)唐姚合〈別杭州〉五絕：「醉與江濤別，江濤惜我遊。他年婚嫁了，終老此江頭。」²³這裏「他年婚嫁了」兩句即謂日後子女婚嫁之事完畢，無復牽掛，便在此江頭終老。

(3)唐張仲方〈贈毛先翁〉雜言：「待我休官了婚嫁，桃源洞裡覓仙兄。」²⁴這裏「了婚嫁」的「了」字是及物動詞，作「了結」解。指的是等到辭了官並辦妥子女婚嫁之事，便來桃源洞相覓。

(4)宋李綱〈念奴嬌〉：「悵念老子平生，粗令婚嫁了，超然閑適△」²⁵這裏「粗令婚嫁了」即草草辦妥子女婚嫁之事，無復兒女之累，因此「超然閑適」。

(5)宋曹彥約〈滿庭芳·壽妻〉：「幸償◎婚嫁了，雙雛藍袖，拜舞稱觴◎」²⁶這裏「婚嫁了」即子女婚事完畢之意。下接「雙雛」，指兩小孫。

以上白、姚、張、李、曹的「婚嫁」都指子女婚嫁，並非一己的婚事。以此推斷，「嫁了」還有「嫁出」的意思。

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辛亥除夕，姜夔別范成大歸吳興，成大贈以歌伎小紅，數年而小紅下堂。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行實考·雜考》有詳細記述。²⁷白石卒後，葬於杭州西馬塍。友人蘇洵有〈到馬塍哭堯章〉絕句四首，「其四」次聯云：「賴是小紅渠已嫁，不然啼碎馬塍花。」見《冷然齋集》卷八。²⁸《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十六·〈冷然齋集〉八卷》提要云：「其輓姜夔一詩，元陸友仁《硯〔原文如是〕北雜誌》引之，以為蘇石所作。」²⁹陸氏《研北雜誌》卷下云：「堯章後以疾沒。故蘇石

²²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5218。

²³ 同上注，頁5633。

²⁴ 同上注，頁5300。

²⁵ 《全宋詞》，頁902。

²⁶ 同上注，頁2202。

²⁷ 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295。

²⁸ 蘇洵：《冷然齋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卷八，頁13a。

²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4，頁307。

挽之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³⁰誤記「渠已嫁」為「方嫁了」，這可能是無心之失，但正好提供了證據，說明先賢一般以「嫁了」為「嫁出」而非「嫁入」。

蘇軾詞「小喬初嫁」指小喬初嫁給周瑜（其實赤壁之戰時，小喬已嫁周瑜九年，云「初嫁」者，取其警動而已）。如果連下「了」字讀作「小喬初嫁了」，雖然非常「順口」，但意義便變成「小喬剛嫁出」，也就是說周瑜嫁出小喬。這樣便於理不合，蘇軾恐怕不會這樣填詞。

那麼「了雄姿英發」的「了」字該作何解呢？整句的語法通不通呢？這句的「了」字作「了然」、「全然」解。古文中的「了」字，如果出現在句首作「了然」、「全然」解，則後面多用否定詞。唐以前可以說沒有例外，如《世說新語》的「了無遽容」（〈言語〉）、「了無異色」（〈任誕〉）、「了不長進」（〈文學〉）、「了不謝」（〈任誕〉）等都是。³¹這種句式，到了唐代已有變化。唐詩中，「了」字後面帶否定副詞的和不帶否定副詞的句子都有。現在先舉一些「了」字後面接否定詞的唐詩句。

- (1) 生死了不盡（李白〈相和歌辭·上雲樂〉）³²
- (2) 披讀了不悟（王昌齡〈就道士問周易參同契〉）³³
- (3) 色相了無取（崔曙〈宿大通和尚塔敬贈〉）³⁴
- (4) 讀之了不閑（李白〈游泰山〉）³⁵
- (5) 橫琴了無事（高適〈宴韋司戶〉）³⁶
- (6) 心中了無疑（白居易〈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³⁷
- (7) 獨憐方丈了無塵（元稹〈觀心處〉）³⁸
- (8) 直道相思了無益（李商隱〈無題〉）³⁹

「了」字後沒有否定詞的唐詩句，舉例如下：

- (1) 了觀四大因（王維〈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⁴⁰

³⁰ 陸友仁：《研北雜志》（《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卷下，頁39a。

³¹ 劉義慶：《世說新語》（《四部叢刊初編縮本》），頁11，119，38及119。

³² 《全唐詩》，頁282。

³³ 同上注，頁1431。

³⁴ 同上注，頁1599。

³⁵ 同上注，頁1823。

³⁶ 同上注，頁2204。

³⁷ 同上注，頁4969。

³⁸ 同上注，頁4564。

³⁹ 同上注，頁6203。

⁴⁰ 同上注，頁1239。

- (2)清光了在眼（李白〈游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⁴¹
 (3)了見水中月（李白〈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⁴²
 (4)了似仲秋月（韋應物〈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⁴³
 (5)稀微了自釋（岑參〈自潘陵尖還少室居止秋夕憑眺〉）⁴⁴
 (6)世事了可見（岑參〈送顏韶（得飛字）〉）⁴⁵
 (7)曠廓了如空（白居易〈和知非〉）⁴⁶
 (8)煙霞了如故（李涉〈題清溪鬼谷先生舊居〉）⁴⁷

「了」字後面不接否定詞，對解釋「了雄姿英發」提供了有力的佐證。但是，這還未解決語法上的一個問題。上舉表示肯定語氣的「了」字句，「了」字作為副詞用，後面跟的都是動詞和動詞短語。「了雄姿英發」一句，「雄姿」卻是名詞短語，語法不經。這恐怕也是後人多把「了」字屬上句的原因。其實「了雄姿英發」的「了」字可視為一個「領字」，即領起全句的句首字，更顯出周公瑾當年之雄姿英發。東坡時詞人之作，縱非長調也頗有類似「了雄姿英發」句式的，如「漸素秋向晚」（歐陽修〈清商怨〉）、「最玉樓先曉」（晏幾道〈清商怨〉）、「乍湖光清淺」（仲殊〈念奴嬌〉）即是。⁴⁸而長調領字句如柳永〈八聲甘州〉的「漸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王安石〈桂枝香〉的「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周邦彥〈六醜〉的「正單衣試酒」俱是，⁴⁹例子多不勝數。東坡〈沁園春〉也有「漸月華收練」之句。⁵⁰諸句俱置副詞於名詞短語之前。「了雄姿英發」的「了」字其實就是領字。宋詞中，領字句最常見的詞性組織是以一副詞或動詞領起，接以名詞短語。「了雄姿英發」正是如此。宋詞的副詞領字雖多用去聲，而「了」字屬上聲；然而「漸」字在《廣韻》屬「慈染切」，⁵¹在後世「陽上作去」之前，本就是濁聲母上聲字，「了」字在《廣韻》屬「盧鳥切」，⁵²也是濁聲母上聲字。由此觀之，朱彝尊《詞綜》卷六云：「至於『小喬初嫁』，宜句絕，

⁴¹ 同上注，頁1747。

⁴² 同上注，頁1832。

⁴³ 同上注，頁1917。

⁴⁴ 同上注，頁2040。

⁴⁵ 同上注，頁2070。

⁴⁶ 同上注，頁4987。

⁴⁷ 同上注，頁5423。

⁴⁸ 三詞分見《全宋詞》，頁125，254及547。

⁴⁹ 三詞分見《全宋詞》，頁43，204及610。

⁵⁰ 《全宋詞》，頁282。

⁵¹ 《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頁335。

⁵² 同上注，頁295。

『了』字屬下句乃合。」確是度人金針。清張宗櫛《詞林紀事》卻云：「此正如村學究說書，不顧上下語意聯絡，可一噴飯也。」⁵³是不審文理之語。

〈表四〉列舉《全宋詞》所載仄韻〈念奴嬌〉諸製有關詞句，至李清照止。可見北宋初此調於下闕換頭第二、三句都作上四下五，極謹嚴。南渡前後乃有上五下四斷句法，而且為數不少。這現象說明了一點：換頭第二、三兩句，不論是上四下五還是上五下四，都是可歌的。所以這裏指赤壁詞換頭應作「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是從語意和語法上推定的，而不是從格律上推定的。

表四

沈唐	消散雲雨須臾。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折△
蘇軾	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
黃庭堅	年少從我追遊。晚涼幽徑。繞張園森木△
仲殊	別岸孤裊一枝。廣寒宮殿。冷落栖愁苦△
前人	吹斷舞影歌聲。陽臺人去。有當年池閣△
周邦彥	因念舊日芳菲。桃花永巷。恰似初相識△
趙鼎臣	惆悵送子重游。南樓依舊不。朱闌誰倚△
前人	開宴香藹華堂。金杯休訴。好醉蟠桃熟△
謝邁	猶記攜手芳陰。一枝斜帶豔。嬌波雙秀△
米友仁	村外草草杯槃。邊塵不動。欲買應無價△
前人	郭外粗有西疇。故園松菊。日涉方成趣△
曾紆	回頭萬水千山。一枝重見處。離腸千結△ ⁵⁴
前人	曉日霧縈林深。佳人春睡思。朦朧初足△
徐俯	因念鶴髮仙翁。當時曾共賞。紫巖飛瀑△
葉夢得	聞道尊酒登臨。孫郎終古恨。長歌時發△
李光	幽夢時繞芳枝。夜寒誰見。我身為蝴蝶△
劉一止	我愛九日佳名。飄然歸思。想當年丘谷△
前人	別後風月佳時。拄頤何事。想東林遙碧△
前人	身世如許飄流。佳時輕過了。他年空憶△
前人	遙想當日同盟。山齋孤諷。有新詩相憶△
前人	我愛古邑風流。碧峰爭秀峙。相持如掖△
田為	翻念一枕高唐。當年仙夢覺。難尋消息△
王庭珪	此夜帝里喧傳。太平祥瑞。有街頭人醉△

⁵³ 張宗櫛：《詞林紀事》（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卷五，頁142。

⁵⁴ 「回頭」疑當是「回首」。

表四(續)

朱敦儒	且與管領春回。孤標爭肯接。雄蜂雌蝶△
前 人	誰信有藥長生。素娥新鍊就。飛霜凝雪△
前 人	老來應免多情。還因風景好。愁腸重結△
前 人	休說古往今來。乃翁心裡。沒許多般事△
前 人	別乘文雅風流。新詞光萬丈。珠連錦聚△
前 人	誰信夫子如今。眠雲情意穩。風塵機息△
前 人	深夜悄悄魚龍。靈旗收暮靄。天光相接△
前 人	花豔草草春工。酒隨花意薄。疏狂何益△
邵 博	惆悵玉杵無憑。藍橋人去。空鎖神仙宅△
宋徽宗	全似落浦斜暉。寒鴉游鷺。亂點沙汀磧△
李 綱	追想當日巡行。勒兵十萬騎。橫臨邊朔△
前 人	於穆天子英明。不疑不惑處。登庸裴度△
前 人	悵念老子平生。粗令婚嫁了。超然閒適△
張 綱	三徑舊日家聲。華堂深穩處。頻開瑤席△
李清照	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 ⁵⁵

異 文

「大江東去」詞有若干異文。這些異文皆不犯格律，但意有深淺，現一併加以論述。

(一) 三國周郎赤壁△

《苕溪漁隱叢話》、《草堂詩餘》、《唐宋諸賢絕妙詞選》、《東坡樂府》以及《宋六十名家詞》俱作「周郎」，⁵⁶山谷手書本則作「孫吳」。⁵⁷原詞究竟作「周郎」還是「孫吳」，現已不得而知。從寫作技巧看，「孫吳」無奇趣，「周郎」則呼之欲出。《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云：「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⁵⁸又云：「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⁵⁹又李白〈赤壁歌送別〉轉韻七古首四句云：「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

⁵⁵ 上列各詞出處見注11。

⁵⁶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頁231；《草堂詩餘》，頁66；《唐宋諸賢絕妙詞選》，頁18；《東坡樂府》（《彊邨叢書》，清刊本），卷二，頁5b-6a；《宋六十名家詞》（《四部備要》），〈東坡詞〉，頁37b。

⁵⁷ 見注6。

⁵⁸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260。

⁵⁹ 同上注，頁1265。

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⁶⁰是以「周郎」實有所本，較「孫吳」意深。《詞綜》云：「『孫吳』作『周郎』，犯下『公瑾』字。」⁶¹倒有點像「高叟之爲詩」，⁶²是欠通的。

（二）亂石穿空。驚濤拍岸。

《漁隱叢話》、《草堂》、花菴《詞選》和《宋名家詞》作「穿空」，山谷和《樂府》作「崩雲」。《漁隱叢話》、《草堂》、花菴及《宋名家詞》作「拍岸」，山谷作「掠岸」，《樂府》作「裂岸」。筆者認爲「穿空」、「拍岸」稍勝。舊題諸葛亮〈黃陵廟記〉云：「趨蜀道，履黃牛。因睹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⁶³這或是東坡「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及「江山如畫」所由出。赤壁詞有「千古風流人物」、「一時多少豪傑」，包括了諸葛亮；而「羽扇綸巾」更直指諸葛亮。「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或本於〈黃陵廟記〉之文，是以較爲「有典有則」。

後世或以〈黃陵廟記〉後於蘇軾。果如是，則「亂石排空，驚濤拍岸」便在蘇詞後。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一·〈諸葛忠武書〉十卷》提要云：「明楊時偉編……今世所傳亮集四卷，由後人採摭而成，文多依托，如〈梁父吟〉、〈黃陵廟記〉之類，時偉皆釐正其訛。」⁶⁴又《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存目一·〈諸葛丞相集〉四卷》提要云：「國朝朱璘編……其〈黃陵廟記〉，明楊時偉作〈諸葛書〉，嘗以摭用蘇軾『大江東去』詞語駁辨其僞。今考陸游〈入蜀記〉作於乾道六年，記黃牛廟事，引古諺及李白、歐陽修詩、張詠贊甚詳，獨一字不及亮記。袁說友所刻《成都文類》作於慶元五年，亦無此文。然則贗托之本，出於南宋以後明甚。璘乃仍然載入，絕無考訂。」⁶⁵楊時偉以〈黃陵廟記〉有「亂石排空，驚濤拍岸」之句，因疑南宋以後有人剽竊東坡俊語爲之。案亮記當屬贗托，觀文中稱蜀主爲劉氏，可辨一二。似是南人思亮功，爲此小文，托名亮作。筆者從「羽扇綸巾」逆推，以赤壁詞上闕有周郎，下闕有

⁶⁰ 《全唐詩》，頁1727。

⁶¹ 見注5。

⁶²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音「盤」〕〕，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見《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卷十二上，頁210-11。

⁶³ 《諸葛亮集》（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頁53。

⁶⁴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2，頁274。

⁶⁵ 同上注，冊4，頁604。

公瑾，則下闕既然有孔明（羽扇綸巾），上闕自宜有孔明。因此疑〈黃陵廟記〉在東坡前；後人不疑東坡句本於〈黃陵廟記〉，可能是因為前者顯而後者隱而已。不過，究竟東坡「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本於〈黃陵廟記〉「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或適相反，或兩不相效，現已無考。至於謂陸、袁無一字及亮記，該文既是贗托之本，後世較嚴肅的作品不徵引是可以理解的。退而言之，如果〈黃陵廟記〉後於赤壁詞而用「排空」和「拍岸」，也足見「穿空」和「拍岸」兩詞語的吸引之處。

（三）檣鱗灰飛煙滅△

《漁隱叢話》及《草堂》作「檣鱗」，花菴作「狂虜」，《樂府》和《宋名家詞》作「強虜」。《圓覺經》云：「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⁶⁶可見木才會「灰飛煙滅」。而上引李白〈赤壁歌送別〉也以「烈火張天」屬「樓船」，所以「檣鱗」較勝。

北宋亡後，南渡士人和北方遺民以「強虜」和「狂虜」代「檣鱗」，正顯示他們對金人的仇恨和復國的壯志。南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云：「李季章〔壁〕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愛用佛書中語。』李答曰：『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云：『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⁶⁷可見李壁是以「虜」來影射金人的。

（四）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

《漁隱叢話》、《草堂》、花菴、《樂府》以及《宋名家詞》俱作「應笑」和「我早」，山谷則作「應是」和「笑我」。案作「多情應笑」或「多情應是」，都無害與「故國神遊」對偶。然「多情應是」意未斷，須連接本不在對偶之內的下句方能成義，不及「多情應笑」意義完整。「多情應笑」即「多情如此，直應哂笑」，意義甚佳。而且山谷手書本下句無「早」字，更欠警策。山谷當是誤記。年邁生華髮不足為奇，多情而早生華髮，始見其異。東坡〈花落復次韻〉（次〈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韻）七古云：「多情好事餘習氣，惜花未忍都無言。」⁶⁸又於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作〈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七律，其一云：「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⁶⁹當時東坡約二十七歲，那就真是早生華髮了。

⁶⁶ 《圓覺經講義》（長沙：長沙刻經處，1919年），卷一，頁515。

⁶⁷ 張端義：《貴耳集》（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卷下，頁62。

⁶⁸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十四，頁271。

⁶⁹ 同上注，卷七，頁144。

(五) 人生如夢。

山谷、《漁隱叢話》、《草堂》以及花菴作「人生」，《樂府》和《宋名家詞》作「人間」。諸本作「如夢」，山谷作「如寄」。案東坡〈祭單君祝文〉有云：「人生如夢，何促何延。」⁷⁰又〈醉蓬萊〉詞云：「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重九。」⁷¹都用「生」、「夢」，是以赤壁詞「人生如夢」最接近東坡風格。

異義

赤壁詞並無深文僻典，但其中「羽扇綸巾」一詞，南宋詞人，或以指諸葛亮，或以指周瑜，現試論之。

北宋詞人如何解釋蘇軾〈念奴嬌〉的「羽扇綸巾」，今不可知。南宋詞人，或有以「羽扇綸巾」指諸葛亮，或有以之指周瑜。現舉例如下。

南宋辛棄疾〈滿江紅·賀王宣子平湖南寇〉云：「笳鼓歸來，舉鞭問、何如諸葛△人道是、忽忽五月，渡瀘深入△白羽風生貔虎課，青溪路斷猩鼯泣△」⁷²這「白羽」肯定屬諸葛亮。

辛棄疾〈阮郎歸·耒陽道中〉云：「揮羽扇，整綸巾◎少年鞍馬塵◎如今憔悴賦招魂◎儒冠多誤身◎」⁷³此處羽扇綸巾自指，即自謂曾如諸葛一般統領軍隊。當然亦喻自己已有諸葛的才能。

上引兩詞，「白羽風生」、「揮羽扇」、「整綸巾」都與諸葛亮有關。可以推想辛棄疾以〈念奴嬌〉中的「羽扇綸巾」指諸葛亮。

南宋張孝祥〈水調歌頭·汪德邵無盡藏〉云：「一弔周郎羽扇，尙想曹公橫槊，興廢兩悠悠◎」⁷⁴明顯以「羽扇」指赤壁之戰時的周瑜。

張孝祥〈水調歌頭·爲總得居士壽〉，也提及「綸巾羽扇」，詞云：「忽扁舟，凌駭浪，到三吳◎綸巾羽扇容與，爭看列仙儒◎」⁷⁵但這「綸巾羽扇」是總得居士的便服，以示其優游，與赤壁之戰無關。蘇軾〈永遇樂〉有「綸巾羽扇，一尊飲罷，目送斷鴻千里」，⁷⁶周邦彥〈隔浦蓮〉有「綸巾羽扇，困臥北窗清曉」，⁷⁷都是指一己的便服。類此者不再詳述。

⁷⁰ 《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六十三，頁1939。

⁷¹ 《全宋詞》，頁296。

⁷² 同上注，頁1869。

⁷³ 同上注，頁1884。

⁷⁴ 同上注，頁1687。

⁷⁵ 同上注，頁1686。

⁷⁶ 《宋六十一名家詞》，〈東坡詞〉，頁40a。此詞或以爲葉夢得作，見《全宋詞》，頁772。

⁷⁷ 《全宋詞》，頁602。

南宋趙以夫〈漢宮春·次方時父元夕見寄〉云：「應自笑，周郎少日，風流羽扇綸巾◎」⁷⁸此數句以周瑜自比，但以羽扇綸巾屬周瑜。可以推想趙以夫以蘇軾〈念奴嬌〉的「羽扇綸巾」喻周瑜。

不過，要知道蘇軾以「羽扇綸巾」屬諸葛亮還是周瑜，還要從他本人的作品找尋線索。而蘇軾的作品中，「羽扇綸巾」確是指諸葛亮，並不指周瑜。

以下是蘇軾提及「羽」或「巾」的作品：

蘇軾〈隄爲王氏書樓〉七古：「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扇揮三軍。」程綬注：「諸葛亮葛巾羽扇，指揮三軍。」⁷⁹《太平御覽·服章部四·巾》引《蜀書》云：「諸葛武侯與宣王〔司馬懿〕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⁸⁰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七律其五謂諸葛亮「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⁸¹此當是蘇詩二句所本。此二句值得注意的是，諸葛亮是「書生」，非「跨馬操陣」之輩，而是以統帥身分在戰陣以羽扇指揮三軍；而「葛巾羽扇」既是書生服飾，想也是一般人的便服。《蜀書》謂諸葛「乘素輿，葛巾毛扇」，想是要突出其從容而已。因此，蘇軾當不會在赤壁詞以「羽扇綸巾」屬周瑜，自亂體例。

蘇軾〈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七律：「陣雲冷壓黃茆瘴，羽扇斜揮白葛巾。」程綬注：「諸葛亮與司馬宣王對於渭濱，王戎服蒞事，使人視亮，乘素車，葛巾羽扇，指揮三軍。」⁸²此聯正用諸葛亮「葛巾羽扇」指揮三軍之事，以示喬太博以儒將任主帥，在陣上服白葛巾，以羽扇從容指揮三軍，一如諸葛亮。這裏「羽扇斜揮白葛巾」的取象正如「葛巾羽扇揮三軍」，前一首正喻諸葛，這一首則以喬太博擬諸葛亮。

蘇軾〈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七古：「葛巾羽扇紅塵靜，投壺雅歌清宴開。」程綬注：「諸葛亮葛巾羽扇，指揮三軍。」⁸³此聯「葛巾羽扇」的意象，和上引兩詩全同，用以喻梁有諸葛亮之材，指揮三軍之後，使戰塵不起，清宴能開。

蘇軾〈祭常山回小獵〉七律：「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⁸⁴「白羽」接以「揮」字，當是指「白羽扇」無疑，與「書生戰陣」相似。李厚注：「晉〈顧榮傳〉〔《晉書·顧榮列傳》〕：『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周玘與榮謀起兵攻陳敏，榮發〔按：《晉書·顧榮列傳》作「榮廢橋」，是〕，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

⁷⁸ 同上注，頁2668。

⁷⁹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九，頁187-88。

⁸⁰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七，頁3197。

⁸¹ 《全唐詩》，頁2511。

⁸²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頁210。

⁸³ 同上注，卷二十一，頁389。

⁸⁴ 同上注，卷二十三，頁436-37。

濟。榮麾以羽扇，其眾潰散。」⁸⁵葉堯卿注：「晉謝艾為西涼州簿。艾本書生，使之用兵。」⁸⁵《晉書·張軌列傳》云：「〔涼州〕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又云：「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麻〕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⁸⁶東坡此聯正用其事，「白羽」是想當然之詞。梁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云：「可憐白羽扇，卻暑復來氛。終無顧庶子，誰為一揮軍。」⁸⁷用顧榮事。「白羽」句道出東坡以謝艾為法的心意，也可能兼及諸葛亮和顧榮事。此二句東坡自況，西涼簿喻書生，因是書生，故望能效諸葛亮、顧榮、謝艾等在軍中持白羽扇，指揮軍士。

蘇軾〈與歐育等六人飲酒〉七律：「苦戰知君便白羽，倦游憐我憶黃封。」程續注：「諸葛亮葛巾羽扇，指揮三軍。」趙次公注：「『白羽』言於『苦戰』之下，則子路云：『赤羽若日，白羽若月。』盡言箭羽也。故不憚苦戰，則便之。非謂白羽扇也。」⁸⁸兩注比較，似乎趙注較合理。這裏「白羽」沒有「揮」字，很難確定是白羽扇。在陣上揮動白羽扇是主帥的象徵，一般將官都穿戎服，是不可能手持羽扇上馬殺敵的。據葉堯卿題下注：「〔歐育〕字才叔，元豐中為南京將官。」⁸⁹既是將官，當然也可能是主帥，但卻未必六人都是主帥。而「便」是「便習」，即「熟習」，似乎形容射箭比揮動羽扇合理。果如是，則詩中的「白羽」便與本文的主題無關。

總括來說，從蘇軾的作品推斷，〈念奴嬌〉的「羽扇綸巾」是不可能屬周瑜的。《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謂瑜「跨馬擐陳〔「陳」通「陣」〕」；⁹⁰裴松之注赤壁戰事，引〈江表傳〉云：「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⁹¹瑜既為武將，則當戎服臨陣，豈可如書生般執羽扇，服綸巾。足見南宋以還，以「羽扇綸巾」屬周瑜者非是。東坡〈念奴嬌〉以瑜、亮概「風流人物」及「多少豪傑」。言瑜，則有「周郎赤壁」及「了雄姿英發」。《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云：「瑜長壯有姿貌。」⁹²〈呂蒙傳〉云：「公瑾雄烈，膽略兼人。」又云：「子明〔呂蒙〕……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⁹³言亮，則有「羽扇綸巾談笑處」。《三國志·蜀

⁸⁵ 同上注。

⁸⁶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240及2242。

⁸⁷ 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1154。

⁸⁸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頁212。

⁸⁹ 同上注。

⁹⁰ 《三國志》，卷五十四，頁1263。

⁹¹ 同上注。

⁹² 同上注，頁1259。

⁹³ 同上注，頁1280-81。

處白 在頭 所應 不記 拘得 也樽 更前 謂傾 小蓋 喬亦 句無 必礙 宜于 四音 字律 截蓋 了歌 字喉 屬于 下此 乃滾 合下 則非 宋住 人拍	即華 作髮 上一 五句 下世 四作 亦多 無情 不應 可笑 金我 谷益 云非 九愚 重謂 頻此 念說 此亦 衮不 衣必 華此 髮九 竹字 坡一 氣	不 知 原 可 以 我 字 連 下 矣 讀 也 綜 云 本 係 多 情 屬 上 句 故 又 笑 我 為 生 異	義 又 以 為 各 異 矣 羽 扇 詞 以 下 道 十 三 字 字 原 與 不 妨 屬 上 句 讀 同 譜 中 不 知 字 訛	氣 于 七 字 略 斷 如 此 不 知 甚 多 義 因 以 俱 謂 之 未 協 乎 人 讀 首 十 三 字 欲 語	七 字 故 誤 而 譜 中 不 知 甚 多 義 因 以 俱 謂 之 未 協 乎 人 讀 首 十 三 字 欲 語	算 無 地 闕 風 頂 此 不 知 甚 多 義 因 以 俱 謂 之 未 協 乎 人 讀 首 十 三 字 欲 語	淘 氣 盡 本 是 或 浪 于 聲 三 沈 字 世 下 或 浪 于 淘 盡 字 與 下 略 斷 乃 豆 謂 也 非 此 三 字 也 詞 樵 隱 云 浪	列 至 九 體 甚 屬 無 曲 謂 余 為 醒 之 裂 曰 首 疑 字 四 句 錯 不 綜 必 論 諸 書 九 字 夢 夢 竟	也 奈 後 人 不 知 曲 理 妄 意 剖 之 裂 曰 首 疑 字 四 句 錯 不 綜 必 論 諸 書 九 字 夢 夢 竟	喬 此 為 念 奴 嬌 別 格 用 上 ○ 按 念 奴 嬌 用 仄 韻 者 惟 此 二 格 亦 非 甚 懸 殊	早 生 華 髮 叶 人 生 如 夢 句 一 樽 還 酹 江 月 叶	羽 扇 綸 巾 談 笑 處 句 檣 艣 灰 飛 煙 滅 叶 故 國 神 遊 句 多 情 應 笑 句 我	一 時 多 少 豪 傑 叶 遙 想 公 瑾 當 年 句 小 喬 初 嫁 了 句 雄 姿 英 發 叶	大 江 東 去 句 浪 淘 盡 豆 千 古 風 流 人 物 韻 故 壘 西 邊 人 道 是 句 三 國	周 郎 赤 壁 叶 亂 石 穿 空 句 驚 濤 拍 岸 句 捲 起 千 堆 雪 叶 江 山 如 畫 句	珍 倣 宋 版 印
--	---	--	--	---	--	--	--	--	---	--	---	--	---	--	--	-----------------------

An Attempt to Resolve the Metrical, Textual and Symbolic Issues of Su Shi's "Nian Nu Jiao — Thoughts about Antiquity at the Red Cliff"

(A Summary)

Richard M. W. Ho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metrical, textual and symbolic issues of the time-honoured *ci* poem "Nian Nu Jiao, — Thoughts about Antiquity at the Red Cliff," written by Su Shi (1036–1101) of the Song (960–1279) dynasty.

This *ci* poem contains the writer's deep feelings aroused by the sight of the Red Cliff, the same in name as the place where the joint forces of Liu Bei (162–223) and Sun Quan (182–252) defeated a large northern army led by Cao Cao (115–220) back in the year 208.

Virtually unequalled in popularity, this *ci* poem is also known for its tonal, caesural and textual problems. Besides these, the choice of symbol in one of its lines has suggested two vast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Without the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parts of this one-hundred-character *ci* poem is bound to remain elusive. This article aims at resolving all of these problems.